

# 自序

这是一本关于“思念”的书，是关于某些日子、某些事、某些人的思念。

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经常都觉得日子难过得要死，可是每当回想到一些快乐的事情，我又会觉得自已还是幸福得很，日子又可以过下来了。

幸福是一种既容易又困难的感觉。只要你觉得幸福，你便是幸福的了，你说这容易吗？虽然大家都说：做人要向前看，可是也请别忘掉过去令人动容的片段，那些曾经令你开心或伤心的人与事。不错，伤心的事也要记着啊！想想看，连那一个关口也过得了，还有什么大不了？

由于我不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我在语言方面出了乱子），所以很希望借着这本小书，跟某些人说句：

我没有忘记呢！

真的，即使没有说出来，我还是记着大家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当然，记挂得更多的，还有喜欢自制海绵蛋糕的爸爸与爱喝可乐的一百零二岁的祖母……

很久没见了，你们在天国好吗？



黄淑玲

我是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人。

他们都说语言障碍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实在是语言方面出了乱子。

为什么他们不受理？

直至有一次外祖父跟我说：

“他们限制治疗的人数，  
你这种还不能计算在内呢！”

原来这只是因为有限额，  
不是因为这不是语言障碍。





小时候，我老是不爱说话。

“叫叔叔啦，叫叔叔，为何你总是不叫人？”

我弄不清楚嘛！

他们总是拍着他的肩头  
叫他“阿JOHN”及“死仔”，  
为什么我要叫他“叔叔”，  
而不可以叫他“死仔”？

是的，谁说不可以？

“死仔！”我笑，给他看我刚掉了门牙的洞洞。

我很喜欢待在我那没有糊墙纸的房间。

乳胶漆的墙比较好。

不但较容易上色，而且还容易……

脱色。

只要用手指刮一刮，眼前便出现一朵小花花。

指头沾上的白粉，

看上去很像妈妈的香粉。

我把它涂到脸上去，

顿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



晚上的时候，  
我总会摸一摸我在墙上画的图画。  
我很喜欢我在乳胶漆墙壁上刮出的小花花，

可是我又怕它没浇水，长不高，  
便再用手指刮刮，  
刮出一场雨。



可是不多久，爸妈决定要搬家了。  
很多人来看房子。  
我不晓得他们喜不喜欢我的小花花，  
会不会摘走它。

于是我在厨房拔了一朵菜芯的花，  
递给他们试一试。

“你送花给我吗？真可爱！”  
还顺手在我面孔捏了一下。

我用力抹了面孔几下，一股脑走了。

只听到妈妈的声音：  
“她很少说话，怕生呢！”



每天放学后，我总喜欢赖在祖母的床上，  
她的床前有一扇窗，  
窗帘常被风吹得胀鼓鼓的，  
像是张起的帆，

而我则老爱躲在帆内，  
享受着阳光的温暖，  
或是眺望着远处海上的  
扬帆。





我有着男孩子一样的头发，  
短短的，有着碎碎的刘海，

我很喜欢在家自个儿玩。

例如玩壁虎功。

妈妈总向亲友们投诉说，  
别看她平日怪文静的，  
一个女孩子家，会玩壁虎功呢！



我家的客厅与房间中间有一条走廊，  
窄窄的，我最喜欢  
脱下拖鞋，  
把双手双脚张开，向上撑撑撑，  
以我独门的壁虎功跳上去，并支持着。

当妈妈走过，便“哗”一声，  
在她面前跳下来。

结果挨了好几顿揍。

我很会善用家里的家具，  
例如将橡皮筋绳固定在厨房的门边与  
客厅的组合柜之间，

高高兴兴地跳。

只是每当妈妈走到厨房，不期然地把门打开，  
我便被回弹的橡皮筋  
弹个正着。

好痛唷！





有一件很笨的事，  
是我小时候常常做的。

就是我老爱将头伸出窗外，  
夹在窗花的铁枝之间，好像上了断  
头台的犯人，感觉煞是刺激。

就像猫儿看见了树便要爬上去，  
结果要消防员营救一样。

我的头颅日渐长大，  
可是我还是喜欢把头颅伸出窗外，

结果三番四次的，  
把头卡在了窗花的铁枝之间，  
痛苦地向妈妈大声求救。

“你这白长头颅、没长脑袋的！”  
每次都要挨上一顿臭骂。





后来我没有再在家里胡闹了。

因为手脚在长，所以放弃在走廊玩壁虎功。  
因为头太大，所以放弃伸出窗外。

而不跳橡皮筋绳，是因为有两个  
可恶的数据，居然用侧手翻翻过去，  
像是汪洋大盗的模样。

令到一向自以为跳得很棒的我  
大受打击！

小学时最重要的时刻是小息，  
那时大家都会聚集在小食部。

我从不知道买一瓶汽水要多少钱，  
只见大家都拿着汽水与三毛钱。

我便掏出三毛钱，也跟着排队。

“是一元七角啊！”  
弄错了吗？怎么办？

我还在盘算，后面高年级的哥哥  
却满好心地拿过我的小钱包，替我数硬币。

结果我拿着找回来的三毛钱，  
以及一瓶比心目中贵六倍的汽水，  
心痛得舍不得喝。





每到下雨天，妈妈总把我弄得满尴尬的，  
当大家都独立地撑着小雨伞，  
我还要穿着“可爱”的花花雨衣，  
并在校门前换雨靴。

永远地东张西望，  
不希望给饶舌的男同学见到。

可是到了课室，  
看到他们踏着吱吱叫、湿得发灰的球鞋，  
心里又着实骄傲得很。

我是最最讨厌老师的。现在想回来：我的语言障碍一定是他们弄的。

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说爱说的话？

却迫着我们说不爱说的话。

“感冒是……滤过性病毒。”

“错！是过滤性病毒！”

到现在我仍觉得把名字“倒装”一下有点格高，  
“滤过”总比“过滤”有内涵一点。

